

马建勋著

國魂

林则徐
流放



BK 80 / 26.

I247.5

2832

3



马建勋 著

國

魂



群众出版社 · 北

北京圖書館藏

B

471090

国 魂

马建勋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6千字 插页2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60 定价：2.20元

ISBN 7—5014—0028—8/I·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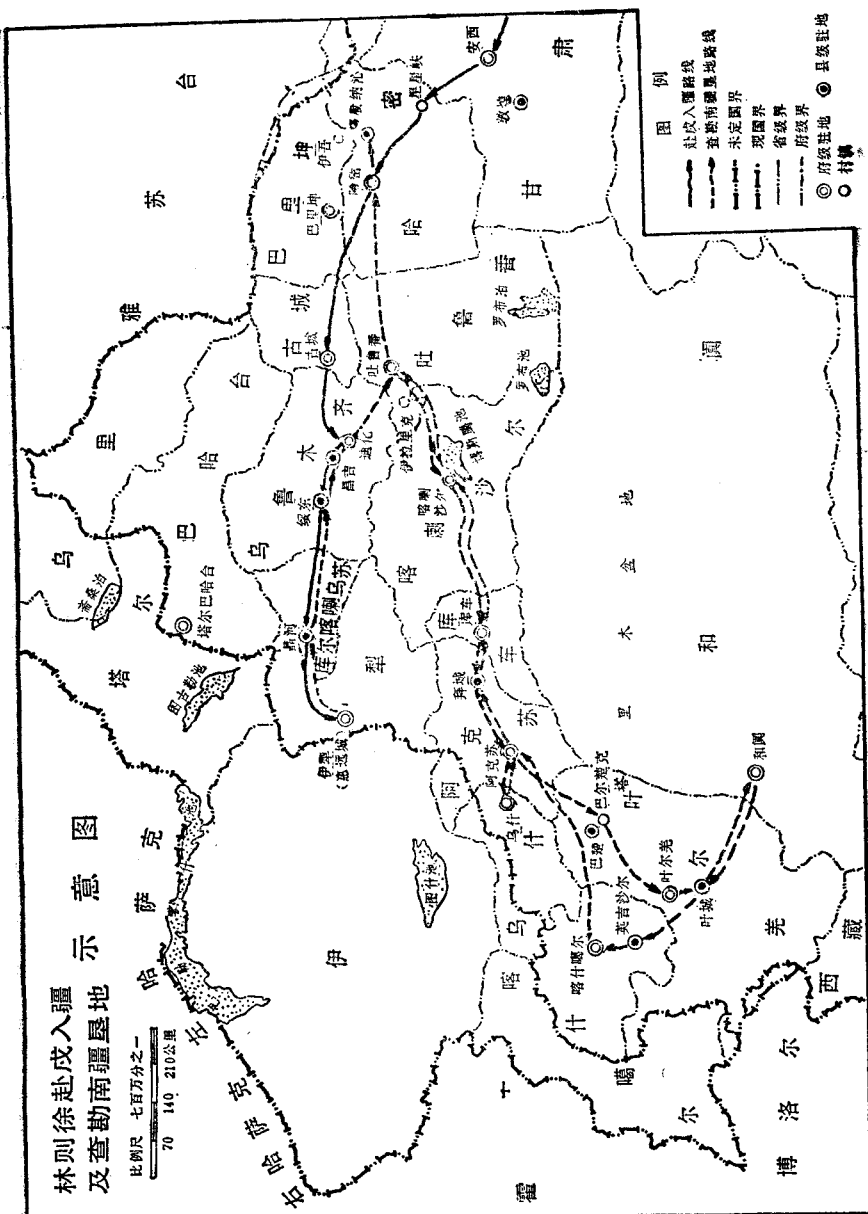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8000册

内容提要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用纪实的笔法和饱满激情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垂暮之年的林则徐——这位堪称一代“国魂”的晚清进步思想家因禁烟而“获罪”后含冤北上，西出阳关，孤身远戍的悲剧历程以及他被发配到新疆后继续与权贵斗争、为民兴利造福的动人事迹；表现了他历尽磨难而矢志不移、舍身求法而九死无悔、为“天下寒士俱欢颜”而上下求索的“脊梁”精神。作品取材新颖，气势宏阔，文笔细腻，情感真挚，通篇闪烁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的火花。

林则徐赴戍入疆
及查勘南疆垦地示意图

比例尺 七百万分之一
70 140 210公里



序

陈 柏 中

我和马建勋是忘年交的朋友。他在全中国屡次得奖的游记、散文，我是喜欢的，也曾写过一点评论的文字。这次他把厚厚一本历史长篇小说《国魂》的手稿交给我，要我读后写几句话。这真使我惶愧：我对历史小说素无研究，更从未给友人的书写过“序”。但建勋那诚挚的语气，他那近视镜后面的执着而专注的目光，又使我欣然应命了。

及至读完书稿，我深深为书中所塑造的历史人物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和悲剧命运所震动，不禁扼腕浩叹，陷入沉思，心中颇不平静，似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国魂》的确不失为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的历史教材。作为我国近代史上高举反侵略斗争旗帜的第一人，林则徐领导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的历史功绩，几乎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了。但是，林则徐因爱国抗侮而获“罪”，被清廷发配伊犁的流放生涯，却鲜为人知。《国魂》所展示的正是林则徐在垂老之年，含冤远戍，西出阳关的艰难行程和悲愤心境，以及他流放之后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爱国志士历尽磨难而仍不忘忧国忧民，身处逆境而仍为人民兴利造福的崇高精神。这就为全面塑造伟大爱国者林则徐的形象，填补了空白。更难得的是，建勋大体上是按照“博考文献，言必有据”（鲁迅语）的原则来创作

历史小说的。书中写到的众多人物、主要情节，以致年代、地点，大都经得起史实的检验。从他的后记也可以看出，他不但大量占有历史资料和林则徐本人的诗文、日记，而且还沿着林则徐当年的足迹，进行实地考察，访问林公的后代，掌握了相当丰富的活的素材。这就使他能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加工和艺术的想象，把历史真实和艺术创造较好地统一起来。全书以林则徐的悲壮行程为主线，从江南的海防前线写到塞北的穷荒僻壤，从北京的紫禁城写到西陲的惠远城，从“人畜沉浮半生死”的治黄工地写到“惊沙乱扑曼胡缨”的踏勘南疆的风沙道上……，历史画面广阔多姿，历史氛围真切可感，历史知识也是可靠而丰富的；而林则徐的遭际命运，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又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深深思索。

这部小说不同于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的历史传奇，也不同于古今杂陈、随意拔高古人或贬损古人的浪漫小说，它是用文学笔法写成的相当严格的历史小说。唯其如此，它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认识价值。

当然，建勋并不是冷静而客观地再现历史事件，而是在一个个活的历史画面中灌注进自己的激情和思考。他是满怀着一腔热爱、敬仰之忱，把林则徐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民族之魂、国家之魂来加以颂扬的。在他笔下，林则徐不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政治改革家，“是明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范文澜语）。小说紧紧抓住这一点，写他还在广州禁烟之时，就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状况，编译成《四洲志》的书稿。遣戍途中，他在镇江与好友魏源彻夜长谈，慨叹清王朝“貌似繁华盛世，实

则内部空虚已极”，认识到经济的落后，政治的腐败，民性的愚弱，感受到国家民族的危殆之势。所以他才竭力主张兴利除弊，革新求变。他对自己屡遭打击、前途险恶的处境是清醒的，却仍坚守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信念。特别是流放新疆期间，小说写他在饱经忧患以后那种“宠辱皆忘”，“生死度外”的心境。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国难当头，民生维艰，以致忧心如焚，彻夜难眠，他以病弱之躯，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踏勘南疆八城，力至屯垦固边，还亲自编写《卡外舆图志》，发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这一切不仅表现了林则徐“无私则刚，刚则有为”的崇高爱国者的人格操守，而且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远见卓识和高尚风范。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国魂》满怀激情讴歌的正是这种为国为民在逆境中苦斗的“脊梁”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的精魂，民族的正气、骨气和豪气。在今天变革的时代，不也同样需要清醒地认识改革的艰难和阻力？不也同样需要发扬最可宝贵的民族脊梁精神吗？这正是这部小说震撼人心的地方！

我读《国魂》，还时时感到作者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建勋似乎有意采用散文笔法来写历史小说，淡化情节，着力于历史场景的重现，环境气氛的烘托，诗情画意的点染，追求一种诗的韵味，一种画面的动态感，而这一切又都服从于凸现人物精神，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简

洁、抒情的，人物对话则顾及古人的身份、性格，文白相间，或雅或俗。总的看来，小说是在追求一种典雅、凝重、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

建勋的勤勉好学，刻苦自励，是受到友人称赞的。他这次为写作《国魂》，历时四载，增删四次，也足说明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林则徐为踏勘南疆荒地，铎车历八城，行程三万里；建勋仰慕先贤，追踪林公，自费考察，行程也达三万余里。这个数字的巧合很令我动情。

建勋有一种坚毅不拔的精神追求，相信他在创作上也一定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突破！最近他又完成了《国魂》的下部《林则徐之死》的初稿，我们可以期待，这部小说将会以更加崭新的思想艺术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6年10月16日于乌鲁木齐

英雄自古多磨难

引 子

茫茫宇宙，浩浩苍穹，漫天星斗——万古如斯！

在这浑浑噩噩之上，万颗繁星之间，有一颗小小的闪闪发亮的行星，这就是人类万物赖以生存的昼夜运转的地球。

假如地球倒转回一千八百年，生存在这个广袤球体上的众多的民族还处在原始愚昧状态：在莽榛、洪荒里狩猎采集，风餐露宿，刀耕火种；与野兽为伍，与草木为伴。

就在这同一个时候，有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已经发明了可以预测数千里之外的地动仪，随后又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精美绝伦的丝绸……这就是世界古代文明摇篮的有着四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

她象一轮辉煌无比的太阳，曾经照亮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她那绚丽的光辉还熠熠闪耀！

可是，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颗东方文明的太阳光泽暗淡了，泯灭、沉沦了……

转瞬之间，许多西方国家由弱变强，相继崛起。其中有一个大不列颠英帝国，自称为“日不落之国”。十九世纪之初，从那里的天空中忽然吹来了一朵“文明”的黑云，一团“美芙蓉”般的毒雾，它渐渐地扩散着，弥漫着，飘进了纯净的太平洋，飘进了这个曾经强盛无敌的东方大国，压到了

北京紫禁城的上空，笼罩了沉沉中华大地。它要吞噬这块国土上每一个人的肉体 and 灵魂，它要把他们变成能够任意驱使、任意践踏的猪狗般的奴隶，它要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亡国灭种，断子绝孙，而这个民族在生死危机面前，却还在作着“天下唯我独尊”的美梦，昏昏酣睡！

貌似繁华盛世，而内部腐败已极的大清皇朝，此刻风雨飘摇，大厦欲倾，显露出种种衰世末日的征兆！可是，在昏君腐臣的眼里，一切仍旧是春光和煦，国泰民安，超唐迈汉，免不了终日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英国侵略者大炮的隆隆轰响和鸦片毒雾的强力冲击，大清的美梦破碎了，天朝封闭的大门倒塌了！泱泱大国陷进了苦难的沼泽，亿万百姓沦入了可生可死，可剥可复，任人宰割的深渊，战火、水患、饥饿、瘟疫接踵而至，遍布全国……

中华古老的航船在世界惊变的狂涛巨浪中随时有覆没的危险，是沉沦，还是奋起？是搁浅，还是前进？是振兴，还是灭亡？

千年未有之变，生死存亡关头！

从滔滔东海之滨的榕城，走来了一位祖国忠实的儿子，他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大义凛然，力挽狂澜，虎门焚烟，尽扫毒雾，掀开了中国近代历史大典的第一页，声威震撼全球！

可是，迎接这位民族英雄的不是美酒和鲜花，不是胜利和微笑，而是一次又一次冷酷的打击，一次又一次无情的迫害。当他花甲将至之时，秋风落叶，冤枷在项，迢迢万里，西出阳关，流放天山……

赦还入关后，他已是霜鬓白发，垂老暮年，但他为国雪耻，重振华夏之志仍不泯灭，然而忠心可鉴，壮志难酬，以至忧愤成疾，饮恨终生！

他就是有口皆碑，家喻户晓的林则徐！

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象光华万丈的彗星，吸引了中外无数人的目光，人们敬仰他，津津乐道他的禁烟壮举，可极少知道他艰辛的流放生涯以及他晚年的不幸，和凄凉而悲壮的人生结局，本书所要展示的正是林则徐流放之后……

上 卷

第 一 章

乌云滚滚，大地沉沉。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三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一年）五月三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清晨，雷声隐隐，阴云低垂，漫长的东南海面沉浸在凄风苦雨之中。海水翻滚着，呜咽着，悲怆地扑向高高的礁石和破碎的堤岸，激起冲天巨浪，发出动人心魄的轰鸣！

阴霾，铅似的阴霾，笼罩着灰色的死一般沉寂的广州城，城头上那杆黄龙朝旗无力地耷拉着。

天字码头，悲风萧萧，烟雨濛濛，已刻时分，一只四丈六尺长的河头船，张起白帆，沿着珠江缓缓向西驶去。

岸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潮水般涌来，尾随着逆风远行的船只，捧着香炉、明镜、靴伞，依依送行，号泣声惊天动地！

江风飕飕地吹着，雨丝纷纷，船上站立的那个人望着送别的人群，无限惆怅，眼眶里满含着泪水。

船，渐渐远去。悠悠江面上已经望不到白帆的影儿了，人们还久久地停留在江边，不肯离去。

江水浩淼，雪白的浪花冲击着船头，船头上站立的这个人面容虽显憔悴，但目光睿智，神威犹在。劲风吹动着他那

天蓝色的大襟便袍，飘飘逸逸，呼啦啦作响。他时而仰望阴云密布的长空，时而远眺水波渺茫的江面；时而沉思，时而浩叹，似有一腔幽愤，满腹不平！可以看出，他不是寻常之辈，而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相帅风度，能够叱咤风云的人物！

船，转了一个急弯儿，离了珠江，溯流北上。忽然，大风骤起，江面掀起滔滔恶浪，惊涛回旋激荡，喷溅如雨！

老艄翁赤臂露膀，使尽全力摇橹。船在惊流迴旋中漂泊不定，时而被抛起，时而被摔下，险风恶浪象血盆大口似乎要把这孤舟一口吞没……

时近正午，风浪稍平，一霎间，阳光穿透云翳，把江面染成美丽的金色，旋即，阳光又被乌云遮没。顷刻间，一阵天风浩荡，又将浓云扫开，亮出一片洁净的纯蓝，阳光更加灿烂！倏忽，云又吞日，日又穿云，风与云激斗，云与日拼搏，好一场雷雨交加，风云变幻。

独立船头，风雨不避的这个人正是被革职发配的原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他凝视着雨幕中一掠而过的远山近林，岿然不动，任凭风吹雨打，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场禁烟的急风暴雨过后，他痛定思痛回首往事，三年前道光皇帝八次召见的情景又历历如在眼前：

那是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斗是那样明丽，夜空是那样幽蓝。天还未亮，林则徐就起了床，洗梳完毕，用过早点，他头戴花翎暖帽，身穿九龙五爪锦蟒袍，外套缀有仙鹤图案的补服，肩饰披领，项挂珊瑚朝珠，腰系镶有红玉的金扣板带，脚蹬如意元宝鞋，一派文官大臣的装束前去早朝。

他是在武昌接到入觐圣谕，一路风尘仆仆，昨天才到达